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

坿録樓山遺事

先生之交游出處及其論文論詩之恉凡著之年譜者從其所繫之年月書之餘則畧焉然其散見于國初諸家之紀載者生前贍炙死後灰釘論定久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輯樓山遺事

明史坿金聲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鋮以坿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人𠛬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

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鋮得志謀殺周鑣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亾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唐王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其前後殉節者又有巡撫邱祖德推官溫璜都督蔣若來總兵周之藩尚書總理軍務郭維經兵部左侍郎詹兆恒罷居大學士傅冠巡撫金聲推官吳應箕等　貴實云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聲屯師泥灣諭降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節

御批通鑑輯覽

坿明唐王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温璜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甯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掎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德職方郎中尹民興監紀推官吳應箕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授聲等官遣兵取旌德甯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于

大清導 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甯不屈死應箕見獲死祖德退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死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録

通謚忠節

吳應箕 監紀推官貴池人爲諸生尙氣節起兵應金聲屯師泥灣諭降不從被獲死

計氏南畧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識治詩古文詞意氣横厲爲復社領袖崇禎壬午鄉試副榜時國事日棘應箕好奇計畫策門襍進武夫介士不復

經生自處會世變南士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詩于壁云云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已獨募士治衆以討逋復東流建德時徽州金聲首倡義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除署應箕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自艱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怨家偵間百出大兵過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誘獲不屈與官兵偕舁倨上坐亦敬重之不加害一卒以刀刃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處血跡洒之不去頭入國門如生歷三日

不變人咸異之 吳應箕起兵池州

按此大畧據劉伯宗所撰先生本傳惟遂匿祁門婺源界本傳無之辨見年譜中至殺先生者爲總兵黄某討氏必別有所據亦與先生令爾宜自來之語合

温氏南疆繹史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今古文詞意氣橫厲一世復社領袖也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師公卿以下咸加禮與昕其臧否爲榮辱先阮大鋮在南都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公揭謀逐之大鋮弗敢校然憤甚欲得而甘心焉後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鋮亟捕之乃乘夜亡去

左兵南下獄始解南都不守起義旗應金聲攻池州復延
德東流數縣　大兵逼戰潰匿婺源沛門界被獲不屈將
僇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
叱曰吾頭豈汝可斷深乃仰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
然毋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跡
猶存酒之不去　錄兵本傳

按此言發覲周鑣與明史同證之先生大風行及祭仲
馭文皆實錄也以下皆與南畧同惟松林就刑疑與集
中之石灰沖相去不遠或一地而二名也

汪氏史外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臯冒襄爲之序曰嗟
乎予讀樓山先生遺詩及予班北歸手奉史傳嘆啟禎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與四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于殺身成仁不待傳檄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精靈
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篤成直昌時一代醞釀三百年培
養氣運與蠹而斷蔽日月之光兼督英雄之器者受命挺
生電策雷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辭膏
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

一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干理命儒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獄舊京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勝踰于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珠槃玉敦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倚蓋終身砥厲期許大江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城 貴池）大江以下爲楊雜斗（廷樞 吳縣）張天如（溥 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入省郵合吳楚則寻與鄭超宗（元勳 揚州）梁湛至（于涘 揚州）以影園爲都會樓山之爲人卓犖跅通豪俊負大志二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過與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于經

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守攻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唾罵痛哭而後已予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予考功署下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吏部許琴公焉同予與劉伯宗沈眉生（壽民宣城）陳則梁（梁海鹽）張公亮（明弼金壇）呂霖生（兆龍金壇）劉魚仲（履丁漳浦）張芑山（自烈袁州）顧子方（杲無錫）侯雍瞻（岐曾嘉定）方密之（以智桐城）孫克咸（臨桐城）沈崑銅（士柱蕪湖）陳百史（名夏溧陽）麻孟璇（三衡涇縣）梅惠連（之熉麻城）萬年少（壽祺徐州）劉湘客（湘陝西）周勒卣（立勳華亭）李舒章（雯華亭）顧偉南（開雍華亭）徐闇公（孚遠華亭）宋子建（存標華亭）陸子元（慶曾華亭）諸君數爲大會姚北若（澣嘉興）國門廣業其一也雲

問夏彝仲名允彝華亭年伯李存吾待問華亭陳臥子子龍華亭以公車不至乙亥留都防亂揭出倡之者楊山子方陳定生貞慧宜興而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懷甯也阮大鋮魏忠節公大中嘉善死懷甯手忠節中子魏子一學濂刺血上書請斂始定城旦丙子子一以蔭入南雍懷甯欲甘心焉子大開桃葉廣館按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爲左子正國棣桐城子直國林子忠國　子厚國　繆采室江陰周子潔茂子佩茂蘭吳縣周長生吳縣顧玉書麟生常熟高永清無錫黃太沖宗羲甯波李廣公遜之江陰同子一共十三人陳則梁長歌末句有獨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公子不至爲恨觀者如堵子一出

血書疏藁及孝經共展詩畫淋漓齊聲痛罵懷甯意阻樓
山大快蓋重予爲防亂駈逆後到又與諸君共佐吾師吳
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芋芷生元儀湖州父子勤王時芑山僑寓
生子貧甚共醵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芑山峻謝當時友生
咸集厲經濟修名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
爲念哉閼歲丁丑過梁溪陽羨予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
心交樓山子方合刻倡和詩已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歸德來
南雍朝宗甫踰二十雄才灝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
生勸貞芑山密之梅朗三朗中宣城惠連姜如須垓萊陽錢開少
邦芑鎮江及予相見執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才子陳其年

維崧來負笈樓山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友松柏芝蘭而公亮提丁丑令揭陽伯宗魚仲以薦舉出冒生疏論武陵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予不援同郡湯薦元廷韙賓應之難予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適袁臨侯維崧先生出獄特擢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使兒禭草送入閩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馭鑣以謝喪來南都樓山諸君左右之日于高座寺收門生五百餘人予在寓有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爲忤也是科密之售朝宗擬第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粤調衡永又調甫破之襄陽監甯南軍予往反萬里上書萬

言得救先君于三百萬𩦡賊三十萬驕兵中皆同志力是年密之聯捷尊先生孔炤以楚撫逮下獄陳子育谷檗常州尊先生撫偏沅護荆藩困賊中與予同行苦辛密之子有兩不得當也壬午夏秋予從方孩未先生震孺楊機部廷麟臨江錢殷求朝彥浙江魚仲程皇士齊士長洲孟長人應春仁和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戍五溪同魚仲蔡懷直忠金陵拮据行李送吾師范大司馬丙召時樓山爲石齋先生關人于淨海寺予司馬多所係陳又同樓山子一李子建標嘉興看懷寗燕子箋于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寗覓衣多側目樓山者惟予知樓山五嶽在胸觸目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

奮袖激昂或戟鬚大噱臥都女旁掘鼓罵坐皆三年後死
事張本也是科唯予一售予已入穀與樓山雍瞻舒章宋
轅文徵輿華亭夏仲文四勇金陵吳玉隨國對全椒宗鶴問觀上元百餘人
同冀副榜京兆金楚畹先生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
致慨特刻題名敘齒二錄詎知南國賢書之竟以是終也
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鳥獸散矣甲申崩拆南都
建立吾邑劉隸與平又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
懷甯翻案驟用放手殺吾黨修報復予靜臥一小河房聽
之樓山定生以救仲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跳而免校尉
屢及予門不縛或曰劉誠意孔昭力予不解也予時以獨

子歸侍兩親走鹽官轉徙驚憂顚死更生還里之後三年薦書扶病告顧始得免時在乙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盡節死江上其後兩年之間諸君無不死即生者咸大半棄妻子散家產去鄉里或以僧死或以歸死嗟乎烈皇殉社稷自閣部以下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與魏璫殺戮忠義種子殆盡何以奪義竭忠死者如織之表甄逢父與昌黎書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於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百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

加祿食不進死者僧者數十百人覩徵之所襃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撥國政要挾公卿皆漢亾國事試思甕牖繩樞乾螢朽蠹與朝廷似有關乃一鬪國變同毀弃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報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犖犖確然切磋砥厲安能以天下己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于此小東林蕺山首倡之其制義詩古文詞高古不必論讀其廿一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書其刺促寒窗塵埋八股時根救治亂何論千古至蕎目時艱于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

手抄存之夾袋其功在國家吾冀其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襄之序如此方大鋮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大鋮可轉禍為福者豈不為范滂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聲言清君側而　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義戰敗被執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也談笑而死受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雜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墉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為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為餌公則張目奮袂而

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
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
背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
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吳副榜傳

按冒氏序已載傳中不復錄

壯悔堂集 侯朝宗著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即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于先
友吳君次尾曰嗚呼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
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
風發氣奪電光坐于我上立于我旁狂醒酣醉時一呼之

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鉞與士英葢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呼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邪是夜卽夢君握予手曲敘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死也予向聞君死嘗就粱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眞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呼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憾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予與定生哭者朋友之情

而次尾笑者葢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耳與定生之于次尾亥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今古蜉蝣乾坤穅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呼次尾讀舊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褒此士（祭吳次尾文）

按以上皆尋記先生事者集中惟附入明史本傳一條餘皆失載

同上

方域豪邁多大畧少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輩登

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字以方域比周瑜王猛

賈開宗侯公子傳

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二歲入南雍應試交陳公子定生吳秀才次尾及南中諸名鉅主盟復社侯公子年譜

王辰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子之來而釀酒爲會以觴之飲竟分曹賦詩長吟短咏咸極其致蓋建安南皮之遺事也因憶己卯寓金陵其時桐城方檢討會爲讌集徵召同人今乃再見此舉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問而一時同事者若吳貴池之蹈刃而死李華亭之賫志以沒梅金吾棲遲于蘭若張修撰歸逸于海上風飄烟散

暑已姐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從可識矣陽羨詩集序

往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己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為盡意無復遺憾由今思之恨不得起二君于九原者其年幸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因憶予與二三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嘿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為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三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于予十年此昔所以嘿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亙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為識之以續八哀　陳其年詩序

按黃門陳子龍也舍人李雯也黃門以丁丑成進士公子時侍司徒公在燕邸與之論詩似也若先生實未至燕京證之樓山集中是年先生應吳中刪選丁丑房牘之聘由新安杭州抵蘇之虎邱至冬始歸其不在燕邸預子論詩之坐明矣朝宗此序因己卯在金陵李舍人坐上或以燕邸與黃門所論轉告先生而作序時牽連並記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姬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坿魏奄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

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能結客者公子曷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言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羡君其人有高誼聞吳君尤錚錚今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因怏怏辭去不復通 李姬傳

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貰酒奏伎招遨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乃屏人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于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

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徹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游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欵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按此所述即李姬傳中事傳文敘之己卯甚明下文所云初者明此揭之早出也公子己卯始至金陵不預公揭之議故大鋮之求解正在此時辨見年譜中

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伸理遜國時事而其復吳貴池書論皖人阮大鋮尤爲嚴而正即此已與

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

書周仲馭集後

按復先生書即先生草此揭成示仲馭仲馭答書慨然任之遂爲甲申詔獄張本

四憶堂詩集 同上

不盡登臨地依然燕子磯波心懸帝闕帆影動江暉擊楫乘風志行吟紉芰衣相憐分手處轉恐再游稀 燕子磯送次昆自注甲申作

按此詩宋牧仲注云是時應箕與侯子同坐黨人獄大鋮將逮捕之此蓋應箕避難出金陵而侯子方送之也据

此則朝宗之出金陵在前先生視仲馭在八月則正朝宗往依蘇撫時也先生出金陵在九月則正朝宗聞捕及吳越將謀北行渡江時也九日過滸墅張員外則其至燕子磯送先生不過數日間事予撰先生年譜以爲九月望後今撿溯海樓集先生以九月十三日出金陵現此宦證也至朝宗先去金陵年譜中引其別練三詩爲證今再撿侯集中有送練三詩云獨洒楊朱淚兼揮祖逖鞭投發藏室壁解佩贈青弦宋注甲申黨人獄侯子避貞吉家又證以詩詞其別練三郎出金陵往依蘇撫時也然則賈注以爲冬與黨人獄者既誤以渡江丞

、揚州之月日當之而侯公子年譜及本傳敘次多訛舛
、但知其依張尙書依史閣部而不知中間自金陵至蘇
又由蘇北至京口一去一來流離轉徙集中諸文皆有
確證且與先生去金陵相値之月日如合符之析昭然
發蒙矣

吳公挺人傑家在秋浦曲早叙薜荔衣兼嗜卭墳篤一離
燕雀羣翩然沖黃鵠嘗過金陵遊公卿欽瞻矚孔融空許
洛揚雄擅巴蜀氣槩託杯酒文章洗雕藻廓然示周行辟
之長夜燭沛然飫殘膏辟之儉藏東名高氣轉降撫躬頻
自屈甯爲澗底松廿韜璞中玉賢者出有時曜日祇取辱

我聞貴池言再拜薦忠告當時柄國者前歷鳳陽督潛引皖江子諜喦清流酷吳公髯怒張脅義感抵觸彈抗叩冰山目中無大蘖蘖錮至今榮廟下范滂獄但傷漢運終不竟鍛鍊局吳公徒步歸葬其妻孥屬長安斬其林襍機毀其禍速合羣少年草草一結束聲言取九鼎重復還郟鄏江波水何清江干日何旭照徹吳公心七竅琭相續豈不知非敵忠貞從所欲廢陵走鼪鼠荒殿巢雛鴿六朝建業城淒涼百草綠昔日豪貴兒駒隙哀短促後死秉銀管追敘山陽錄特書吳應箕千載愧頑俗 九哀詩之七

山陽錄 陳貞慧定生著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鋮大鋮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宴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詣廐以爲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爲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鋮罪無籍揭士大夫與交通者雖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糞溷爭思決之爲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爲張二無金沙爲周仲馭雲間爲陳卧子吳門爲楊維斗浙則

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卧子
極歎此舉爲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鍼不然之灰無俟
衆溺如吾鄉逐顧東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
無所托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附上江有
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
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
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
者而鍼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敢視就使者焚之鍼銜之
刻骨揭發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恚語
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鍼氣愈沮

心愈恨求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鋮遂
有酧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狠驚至己卯實跡荆溪
相君幕中酒闌歌過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
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鋮身雖在陽羨山中
乎而所以窺伺吾儕者益急無有間青溪道上察于往來
如織時于寓求憲副園中同入在顧鋮多爲相圖也且悖
且恚鋮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盧
見崽子焜燿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鋮腐心咋齒日夜
思所以螫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
心喜鋮得間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

臣何甲申宏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賁緣官兵部尚書以迎立福邸首謀卽翻舊案將盡殺天下亦酬所不快下周鑣雷演祚于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我名姓輒詈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齒者十八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爲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黙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郵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就殺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嘆曰禍已成無益況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

君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鎭撫誣予爲仲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鄒公維璉將并中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踪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開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予去時河南僕子適至爲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龍代請間而爲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先入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即殺其後入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既曰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

南中致書鎭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鑒也馮亦遲廻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鎭撫遂不得屑內乃於十五晚拘寻私衙具五毒皂衣圍牌縱橫勢張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爲周鑣打點寻不爲動徐曰某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爲兒女親患難中忍不一顧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欵寻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淸廉矯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寻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祚

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子次吳應箕次仲馭弟周鑣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趣速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蹤跡詭秘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怏怏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咸輔臣吳甡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洎其子方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爲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帥良玉稱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南都震恐大鋮以爲雷周所構不除之爲內應不已詣貴

陽甚指薄藥徙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

諸不靖者尚借爲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淸流之禍

遂獨中於雷府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防亂公揭本末

丙戌八月阮大鋮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淼燈欲逼騶衛

不能前空中鬨有兵戈劍戟聲鏗鍧洛鐵如百萬怒

罵大鋮馬上嘍啃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

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二人綠

袍者一人綠袍爲介公紅爲仲馭李侯云附記

阮司馬大鋮之先世督部公諱鶚者乃高祖方山公

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鋮之叔自

華尤奥異然予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
赴南掌院任陪閒談及大鋮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
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
若大鋮此曲乃思自湔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過
其攀附正人之一綫而明為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譎
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為平
甲戌春大鋮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欵獻手
抱予兒繼貞稱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
忠毅廡下抑丁艱在魏閹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
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即牽畱張筵出童子演春謎

酒間娓娓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搆致罹黑冤十錯認取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盆耳予乘醉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爲國家起見勿生仇恨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南都大變大鉞托彭天錫相謝因相招阮鬍已蟒玉執權薛予來大者侍從小者編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鬍但爲語鬍前此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殭此時何時而猶

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盍服數君先見而予與雜斗終是寬一著然予無着本懷覺一切原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鄭貴妃不能脫魏奄不能帖息劾掃除役一抉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 衲米坿記

按以上皆見山陽錄後衲米者薛寀也

十子篇 同上

吳貢士應賓

次尾骯髒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慨槩祖鞭劉嘯則髯戟颯颯未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爲仲連欲烹酈梁

王灌夫痛罵程不識而頭顱老大齚舌不平氣亦以是不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之志也

贊曰郢人逝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湖海樓文集 陳其年叙

里中要人某者 謂周故相 方貴幸倨見里中諸父老覲獨時時敬憚先府君嘗以好語召府君曰公子如出吾門者吾能尊顯之客以語府君府君卒不往居恒負大畧一時江表諸先生比之東京廚顧府君與諸先生者亦深相結也戊寅而留都防亂公揭之事起公揭者蓋爲懷甯阮大鋮發

也懷甯魏菴乾見思宗皇帝鑄之九鼎比于魑魅罔兩然猶橫踞南都以醜歌聲伎穉走四方無識之士麕金十萬至闕下朝中多陰爲羽翼者勢且叵測貴池吳先生次尾時讀書予家與府君扼腕此事會無錫顧子方先生來三人者雅相善也意又相合吳先生隨于燈下草一揭顧先生首倡府君亥之黏揭中雖徧列當世淸流然主之者實止秋浦梁溪陽羨三君揭未布或泄之懷甯懷甯愧且恨恨乃刺骨無何而𡨴迹荆溪要人幕中二憾往矣酒闌歌歇襟解纓絕酣二參懷甯輙絮語陳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閉門泣目盡腫是役也雖黌舍太學舉皤乎然

義聲一呼枉亞立決使天下後世知春秋之義不昭于亂賊之誅府君此舉實爲首功云明年爲己卯府君射策陪京寓溧陽宋憲副園中當是時金沙周鹿溪先生方以讀禮家居宛陵沈耕岩先生以諸生辟召首捂擊揚相尋請蹻卧敬亭不起秋浦吳先生則主持清議于南中一時名德如芑山張爾公吳門錢吉士龍眠方密之歸德侯朝宗如皋冒辟疆嘉善魏子一諸先生無不雲集石城府君頗盼其間自大司馬范公司業周公以下皆虛左引重之每當車騎闐集冠蓋絡繹命酒徵歌輒呼懷甯樂部仰天耳熱復與諸先生戟手罵懷甯不止灌夫之禍始于此席矣

壬午之秋復應省試不第屬朝中正人黃石齋道周范質公景文成寶慈勇相繼竄逐府君屢變服走送江上日涕泣里中要人且再起事殆未可知屬有天幸要人起卒敗然天下大事已去勢且爲之奈何至甲申而遂有三月十九日之難主事公小臣死之謂處士之兄貞達也府君益日涕泣方圖與雲間金沙諸先生共襄劉琨祖逖之舉而懷甯驟用事矣宏光甫立府君則走之南中蒲伏闕下爲少保公請郵上書得允既以恤典久居南中而阮懷甯者方貴用事夙又恨府君次骨蓋先是已捕鹿溪先生槊之請室矣先生者亦以防亂揭故爲懷甯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則席藁

銀臺門而夜則橐饘從先生請室中或且爲府君危之府君奮髯抵几曰男兒死則死耳何畏邪卒詣獄自若九月十四日下舂有白靴校尉數人者至邸中縛府君至鎮撫出一紙紙尾有秋浦吳先生名吳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劉僑者故思宗皇帝舊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蹏與鎮撫馮大畧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之事可鑑也馮獲書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事亦爲府君馳詣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以書致鎮撫獄稍稍解府君歸里又一年鹿溪先生卒賜死獄中 大兵旋下江南亦亡

嗚呼小人之於人國也甚矣哉府君歸遂鑿坏不出坐臥

村中一小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年樓之上庋十三經廿一史各一部餘則襍列樸山堂集壯悔堂集陳黃門遺詩吳梅村樂府朝夕吟誦寒暑不輟以爲常定生府君行畧

按防亂公揭乃撰先生年譜據本集及南雷文約證此揭爲先生戊寅在梁溪陽羨時所作以訂冒氏乙亥之誤今檢定生所撰山陽錄及檢討撰其父行畧則先生實此揭之主草者與子方定生三人共之故其所敘年月與全氏南雷神道碑合惟先生以戊寅七月主子方家定生自荆溪過從示沈眉生疏稾乃起草檄之議若八月先生至荆溪主定生家値子方有約未至而檢討

以爲讀書其家則六月事撿先生詩文集確係作於予
方家與定生共成之則謝山系之戊寅七月者尤得其
實至甲申錮黨之獄据録中謂先生與馮錦衣有舊使
梅惠連示意得免則與先生祭仲馭文及朝發之弟三
首如合符節也

文杏齋者先大人讀書之室先大父少保公所搆也齋之
上大人讀書其間一日呼嵇而命之曰爾小子亦知斯齋
之所自乎自爾祖少保公之搆此齋也三十年矣自爾祖
之棄世而爾父之險阻艱難以處此也又二十餘年矣念
平昔蹤跡所之燕趙炎越之間名山勝境歷歷在吾目焉

然自甲申乙酉以來予不復出矣念疇昔交遊如貴池吳次尾金沙周仲馭宣城沈眉生梅朗三雪苑侯朝宗吳門錢吉士雲間李舒章皆盤桓磅礴于此齋者今其人或在或亡又不可復見矣齋之中吾爲名山記一焉庶幾不復出者可以當卧遊也又齋之中皮綱目一焉庶幾思其人而不得見見古人如見吾友也齋之中又襍皮樓山堂集壯悔堂稿雲間陳黃門詩婁東吳太史樂府焉皆吾友也吾又雅善是也小子誌之　文杏齋記

貴池吳孟堅撰讀史漫衡一卷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維崧之師樓山先生嗣君也憶歲戊寅從余師遊余才年

十四耳記一日者予以制舉藝呈先生題爲渠公語孔子及太師摯適齊諸全章先生喜掀髯拍几立飲盡一斗曰予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徧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鄂臣虎先生于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日師見予背人假道于虞以伐虢文則又益狂喜曰此茲高之智也乃得之十數齡童子奇哉又一日予作霍光論責光以不早選保傅輔昌邑王至廢立大事𠀤決于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熟于史其教雖鬆也亦必令其精熟于史今先生沒二十年矣愧予將老而無成篋中僅僅保守樓山

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時而作爲變徵聲泣數行下葢旣傷予之老而無成又傷予縱且暮不死有所纂述卒亦無知己如先生者咨嗟擊節共相揭扢也已嗟乎予以是不得不泣然于予師之旣沒也 吳于班讀史漫偶序

先是貴池吳先生太倉張先生俱有史論吳先生意氣雄偉倜儻非常所著樓山堂史論高文老識成一家言有極筆之歎矣 錢禧日史論序

稚崧性耆典籍即至叢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見未廣初諸皐者流非算摶士郎鬼董雜爼戲劇穢說道聽有辯

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録金陀粹編則文脫力屛弱文采
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鄉惟秋浦吳次尾先生鄉
不鄙續録議論絶有根據近則汪鈍翁戸部說鈴敘述不
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惟此二種今又得牧
仲是編樹鼎足矣 筠廊偶筆序

聞先生有國朝古文之選誠不朽盛事也憶昔年石城敷
從次尾師游出所撰國瑋集相示絶嘆爲經術暢茂捜葺
詳雅無何而觸機蹈故此書不傳竟作裴氏之語林有遜
蕭統之文選言之可爲感傷 與張芑山先生書

擬古樂府當日貴池吳次尾師謂予不宜多作近則梁園

矦朝宗亦以沿習爲譏然僕以爲才情之士不妨模範用見倩盼耳論與宋尙木詩書

湖海樓詩集同上

夫子驍騰甚當時命世雄奔縞陳漢疏擊缶和秦風捫虱才難信游龍術未工嶙峋一抔土落日大江東

當代論兵會何人可擅場劉琨歸朔北孫策入丹陽一諾輕車騎千言破混茫靈旗如彷彿毅魄想飛揚讀貴池先生樓山堂集二首

東都壇墠立名字西園邸閣紛袪磅懷甯乳贊老逾怒矯尾直拂鍾山巖我師秋浦魁壘士便樹頤頰張鬚髯一舟

祖禍暴猛獸筆陣霍若霜鋒銛甬東陽羨迭相和摩旌掉歎叟無嫌么麽得志逞報復一網盡矣心所甘王師南下明社屋人頭畜鳴盡夷殲四十年來市朝換曜靈忽景奔驚帆崇文門外禦碑倒沙石磨治落文缺平生先子膠漆友今作黃葉經秋芟晨星落落只翁在開元軼事餘誰諳先朝銅鼎有本末冰玉珞碧秋陽暹今人往往咨過激毋乃醜正叢讒譚寄黃梨洲先生求爲先人志墓

白門城上夜啼烏有客單衣泣路隅舊事逢君心惻愴故人憐我立斯須下彬砍在誰修墓李樊家亾但賣珠試向平陵松柏望當年賓客何存無贈吳子班

冒氏同人集

南門舟中同辟疆定生密之朝宗作　吳應箕

自我來京國蓬門屢爲迎未能忘得失而苦學逢迎悅性無非冰忘機敢避名依然城郭近徒羨濯纓清

寶應眞吾友輕航許乞居何殊劉郎宅況載入關書我不爲公度人誰賦即須城居空攘攘野泊竟何如　此詩共四首已選其後二首已見樓山集中不復錄

按此詩爲先生己卯六月南都之作詳年譜中諸子据先生自注尚有子方此佚先生避客城南舟中之詩惟此三首集中已佚其寶應眞吾友二首見留都錄先生

之孫銘道注中題爲湯薦元假冊城南諸之詩詞湯郎
贄應人也惟第五六句云我有乘桴與人誰作楫須與
　同人集小巽蕃先生後改也

　丙寅孟堅至如皋謁是五言律三首和韻　冒　襄

紀事三千字包羅數十秋壬戌春子班貧步入都爲尊人求以忠義表章付史館覓紫誥歸過予隱諸追述往事者三月尋爲作樓山紀事本末字幾三千人有百餘盡當年節義余惟稱後死公等遂長留冥漠應含笑黃泉莫寄愁況逢無忌日鐵匣不須投

　按和作三首今錄其第二首證樓山序正作于是年也

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濬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儻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失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與鄭太宗元嶽書）

按此書則朱盛濬之非其人可知而謂先生肯奉之乎故余謬斷以爲野史之誣

南雷文約（黃宗羲黎洲著）

方阮大鋮之在南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耕岩劾楊嗣昌疏尾有大鋮妄畫條陳

鼓煽豐芑之語于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岩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周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岩爲首尋亦預焉且聞溧陽已命投止耕岩矯詔將下溧陽遂北耕岩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沈耕岩墓志

崇禎間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衣缽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殺妖烏之巢漳浦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我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爾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謂故相

而故相所前瞎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呫囁耳語曰若使大鋮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揚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于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予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薦入都劾揚武陵並及大鋮大鋮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啟忠臣之家故予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以吳中事沮之則請起廢籍馬士英以爲化身故相許之去崇禎已卯

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苑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臯冒辟疆及予數人無日不連袂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為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按揭中姓名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而予與先生為校尉縛致鎮撫獄事雖解已瀕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南都防亂揭一案也今日聞先生事者微之予予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與陳定生墓志

仁巷爲黃甯庸虞德園外孫館甥更廣之為讀書社如江道闇道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赤仲鶴卓珂月鄒季直叔

夏嚴子僉鄭元子幾畫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蔣子班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巠仙仁菴各取其長以弦韋爲幽贊非一關於聲氣者比也張仁菴墓志

按南雷二志證之先生集中及檢討所撰處士行畧俺然如合符復析者也周宜興之起在崇禎辛巳而三吳君子之謀起宜興則在丙子丁丑間恭烏程任首輔時也證之吳梅村復社紀事謀起故相之議發自張天如而吳中人爭以之宜興懷甯一鼻孔出氣又證以先生

之書則此揭之出吳中人從而矛盾者亦卽謀起故相之一證人證之山陽錄楊維斗其一也至于揭事之役獨先生與予方定生三人倡之乃以書致仲馭而大鋮之必欲甘心于仲馭者則以求援之書不應而焚之故疑其爲首唱耳若朝宗同在會中咀嚼大鋮正謝絕王將軍之前後事大鋮以其與社中人初定交不爲援手從而下石故其恨此二人反甚于先生及定生也觀其聞左兵之下先殺仲馭惟恐失之朝宗遁後復以乙酉捕及定生家覬本而定生反以王相𧃽司馬之𧃽賴而出此可見也

鮚埼亭集 全祖望著

當崇禎間中官復用事于是逆黨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鋮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林淸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鋮觀望南中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爲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次骨時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

之甲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遂與杲並逮貞慧亦逮至鎭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神道碑文梨洲先生

按周相入閣及起馬士英皆在出揭之後葢因授大鋮而終言之南雷言漳浦入獄亦後事也

明詩綜朱竹垞編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縣學生乙酉死于難有樓山堂前後集張爾公云樓山人文似陳龍川詩有賴風正則可以飛繁霜泣鬼神

靜志居詩話同上

先生雖九經廿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嘗

崇禎中預料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萇宏嵇紹而後不多得也

按詩話選入先生練鄉勇一首何以一首蘇州行一首詩綜又增入歡聞曲一首悼吳門文相國一首耕田苦一首俱見集中

明之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檇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等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甚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伯宗城吳次尾應箕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等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羣起復社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一時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孫宦孟樸詩話）

按此與伯宗所撰先生本傳合

北若爲尚書耆長之孫英年樂于取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子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

日勿隊末有淚此者姚澣北若詩話

按此與先生國門廣業社序文合據序則丙子也看懷甯燕子箋用序入之壬午實則丙子以來每社會多聽阮曲所謂嬉笑怒罵也

崇禎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防亂公揭請逐在籍阮大鋮子方實君其首有云杲等讀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大鋮飲恨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讐在必報矣顧杲子方詩話

按此敘公揭于戊寅與南雷及撿討所撰行畧合此殘明一大案而揭文已佚蓋南渡後被懷甯搜毀殆盡也

沈宣城之劾大鋮僅存二語于南雷文約中復社之具公揭爲先生屬草獨此數語存于秀水詩話中

復社雖太倉二張主之實引次尾扶九相助當時烏程有子求入社扶九堅持不可于是乎有徐懷丹之檄陸文聲之疏繼以周之夔之彈事又繼以王寳鼎之飛章而復社禍機既發扶九亦日在憂患中遺書散佚殆盡有子南齡予女壻也僅存復社同人姓氏一冊出自扶九手書爰録其副按籍以求諸先生之詩盍千百之什一爾吳翽扶九詩話

伯宗次尾足稱貴池二妙才氣亦相敵也劉伯宗詩話

按竹翁所采明季之詩大都得之復社故其詩話所敘

社事源流至詳且核益詩史也先生狎主會盟故其所論左右逈之今錄數則以見一班

吳梅村集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于南中列壇墠立名氏陽羡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爲之屈撓有皖人者故奄黨也流寓南中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

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一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瑞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邪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于是大恨刺骨思有以報之矣（冒先生雙壽序）

按冒序棲山事言看懷甯燕子箋于劉魚仲河房乃壬午解試之役梅村所述則己卯也證之南雷撰定生墓志言崇禎己卯先生與定生舉國門廣業之社時則有酒酣耳熱詛嚼大鋮之事撿討自撰其先府君行略言己卯射策陪都先生獨持清議于南中時則有命酒徵歌輒呼懷甯樂部酒酣耳熱戟手大罵之事是則己卯

壬午兩次之看傳奇罵懷甯先生俱在坐也至此序中

言置酒雞鳴埭下即爲孔氏桃花扇偵戲一劇之藍本

予謂大鋮之移居金陵在乙亥丙子間而社中人自丙

子以來徵伶非止一次則罵阮亦非止一次惟傳奇以

此繫之癸未三月則不似耳辨見年譜中

耻躬堂詩鈔　彭躬菴著

庚辰黨禍起輒欲死李膺黃公道周自江西藩幕被逮予周旋送之淮上淮陽湖

歸舟獨與太學仝徐名仲吉南國學生同送至淮返氣矜吳與馮顧我特

開局吳名應箕馮名京第俱于南京開闢選書

按黃忠烈公被逮在庚辰其自江西北上在是年之六

月彭涂二公送至淮返當在秋間證之先生集中庚辰五月葺小園避暑作園居賦八月寄周仲馭詩言黃解蘖三公被逮及廷杖事是先生自五月歸遂居山中是年在郡邸度歲集中詩文皆可證也所謂閉關選書者乃先生辛巳移居金陵之時集中有馮躋仲京第招飲戶部園亭在移家之後躬菴謀救漳浦復有次年之行故先生及馮公有閒局之事此詩因送漳浦歸牵連記之否則老年追憶偶誤一年也下詩有明年適京口傳以檻車徵之語正指辛巳疑誤記也

死者亦多門志士骨縱橫自記解者斷首死〇注云吳名

應箕貴池生員起義被執解歸南京不肯見敵求解者斷首 山中感逝 五言長古

按先生不肯至南京求解者斷首躬菴先生或別有所聞野史俱不及也然亦可見其求死之決無苟免之心躬菴此記雖竝存可也

寒崖近稿 陳士業 宏緒 著

貴池有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瓌而悍目光若炬酒酣岸幘道人間不平事輒鬚張齒切而眦裂自國變來日同君聚哭于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向 徵君伯宗劉公墓志銘

按徐巨源榆溪集有劉徵君傳記先生與伯宗哭野事大畧相同今不復錄

嘗南都再陷時蘇州文學顧所受儒服哭文廟投泮水死常熟項志甯含山張秉純絕粒死貴池吳應箕宣城麻三衡桐城孫臨常州吳福之舉義不屈死皆諸生而以身殉者太沖爲吾邑人故知其死爲尤詳楊文學太沖傳

于鼗與伯宗次尾眉生農夫孟璐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江上獨伯宗似續得與父及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蹏相慰勞如其先人疇昔

黃俞邰居秣陵問業于于友高座道人復取江上州郡詩

珽之如予㜸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按其姓字予雖不能盡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戚黨以上並建初諸子詩序

鴻栖續集同上

予友劉伯宗嗜古耽奇負盛名于海內而尤深于經學㜸與吳次尾有皐明易選之梓劉伯宗易選序

江城名蹟記同上

綠雪樓大司馬熊良孺先生明遇見吾友吳次尾應箕文序問此何人頓挫酷類子長而議論骯髒當是鬚眉男子予為言次尾生平甚悉今次尾亡死已不愧文陸先生亦

自間關蓬轉埋骨首陽久矣悲夫

、堯峯文鈔　汪琬著

君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往復上下其議論時譏數大鋮罪惡爲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鋮恨之次骨禍自此始矣宏光即位大鋮用事將盡殺黨人君與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爲營救萬端鋮詗知之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傳致禮部于死陳處士墓表

青門旅稿　邵衡著

侯魏合傳

艮齋倦稿　尤侗著

陳檢討傳

按二家論錮黨之獄大畧與定生墓志墓表同今不復錄

壺山集　臨川陳興霸孝威著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尙貴爭及其衰也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俊廚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

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冑猶誣爲僞學而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闢詭而矜藝汙慾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塡砌者以六朝爲治而此由胸胷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蓋文字之弔貲釀世宙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吳次尾書

吳亥尾識萬歷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爭尚有何書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返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于一二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

謁亥尾師墓用泥齊韻　貴池李慈

綱常自今古敢慨汗流青老死非吾志捐生報國心結蒲思象似掛劍欲龍吟何但神洲恨悽然淚一亭

理樓山遺書有感二首

當時坐擁百城尊于萬今無一二存筆絕麟書悲魯壁棟

老牛汗總泰爆憂深不復燃藜照歲暮徒貧爆竹喧簡斷
編殘餘蠹在整齊什襲授兒孫
前法何如正與施青箱聳鵠浩無涯籝書貿粟新艮買斗
米稱兵舊世家脫史雖傳猶放廢龍門欲擬定紛拏祇今
游夏無詞贊歷士縣零鄴架牙 自注先生欲修宋史屬與尖與予兄弟及其家諸子代草故稿中云爾

按貫池李行季遠敬中慫兄弟皆受業於先生此詩系
入程皇士輯啟禎兩朝遺詩中李遠先先生卒有詩序
見樓山文集皇士號濟士見冒氏樓山序

吳麻沈合傳 明三峯萬應隆著涇川叢書刻有三峯傳稿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非之無非也刺之無舉也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則倜儻非常之士居不必似忠信行不必似廉潔固有可非有可刺也然辨大義則不敢臨大節則不奪馳逐紛華靡麗之場而寄情原濮汎濫于聲色貨利之流其居心固自潔也藐富貴輕生死振天綱立人極不學堯舜顧堯舜之道有餘光矣君今之世一見諸貴拖之吳吳次尾名應箕邑諸生也幼甚貧嘗依人以讀書同輩或狎之亦不怒顧其資穎敏絶或詫異之亦

不黨盡其自覥軒然人固不得而榮辱之也戊辰應祉起其在貴池子推劉伯宗城伯宗因薦次尾逡巡次尾稱名下士矣次尾美髭髯顧盼煒如議論風生口若懸河因得交于金沙婁東遂操文選之政論文合于大道局筆甚敏坊客厚貲購其書輒獲大利或好獎借人太邱道廣然餽遺好燕之及不甚拒也蓋東南聲氣一大都會矣子嘗竊意箴之不予答跡其所行亦未屑改也亡何甲申之變劉伯宗繩尺士也痛哭若喪考妣殆至滅性竊怪次尾飲酒食肉如恒次尾曰今日哭泣之哀我不如卿異日崎嶇致死卿當不如我矣遂糾集鄉里少年以一旅自効時多響

應之者師敗被俘不肯薙髮降臨刑鬚磔目怒亟叱刑者速布席于地毋汙吾鬚遂坐席受刃死